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 著

红楼梦是中国最能理解妇女悲剧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这位作者一样，制造得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在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之中，作者又特意铸成了两种标准性格：一是正统派的功利主义者，薛宝钗为代表；一是反正统派的情感主义者，林黛玉为代表。前者是政治性的，后者是艺术性的；前者是争取现实的，后者是发展性灵的。从一般社会法则来看，前者应当是成功的，而后者必归失败。但作者曹雪芹却深深看透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任何女性都一概逃不出痛苦的命运。试看全书中那么多的妇女，有几个不是为烦恼所折磨而归于悲惨的结局？所以似乎是精神上胜利的黛玉固然是失望而死。似乎现实上成功的宝钗也只争到了一个活不得死不得的地位。这样，才完成了这一部封建时代妇女生活写实的悲剧。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8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437-1

I. ①红… II. ①王… III. ①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评论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1380 号

红楼梦人物论

作 者: 王昆仑

责任编辑: 张卫国 龚润恩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6.75

印数: 1—6,000

ISBN 978-7-80761-437-1/G·850

定价: 24.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左表”、“右表”、“左文”、“右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一	花袭人论	1
二	晴雯之死	14
三	秦可卿与李纨	30
四	大观园中的遁世者	41
五	政治风度的探春	53
六	平儿与小红	64
七	红楼梦中三烈女	74
八	贾府的太太奶奶们	87
九	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	100
十	刘老老是丑角吗	114
十一	王熙凤论	124

十二 贾府的老爷少爷们	137
十三 奴仆们的形象	156
十四 史湘云论	172
十五 薛宝钗论	184
十六 林黛玉的恋爱	202
十七 黛玉之死	216
十八 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228
十九 贾宝玉的逃亡	244
后 记	259

一 花袭人论

(一)

金屋绣榻锦衣玉食的贾宝玉，实际上是被困在精神牢狱之中。礼教的高压，情网的缠陷，使得他如果不发疯，不自杀，便只有逃亡——“出家”这一条路。

宝玉的父亲是一个正统的士大夫，要他读书应考，规行矩步，继业扬名；而他自己却偏是轻视礼教，鄙薄功名，泛爱女性，倾向虚无，一腔的叛逆意识。所以他在人生的理解上和环境是极端背驰的。从感情关系上说，他做了两种性格的女性——林黛玉和薛宝钗争夺战的目标。因此他经常是理智眩惑，意志动摇，情感分裂的。

红楼梦是中国最能理解妇女悲剧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这位作者一样，创造得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在形形色色的女

性生活之中，作者又特意铸成了两种标准性格：一是正统派的功利主义者，薛宝钗为代表；一是反正统派的情感主义者，林黛玉为代表。前者是政治性的，后者是艺术性的；前者是争取现实的，后者是发展性灵的。从一般社会法则来看，前者应当是成功的，而后者必归失败。但作者曹雪芹却深深看透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任何女性都一概逃不出痛苦的命运；试看全书中那么多的妇女，有几个不是为烦恼所折磨而归于悲惨的结局？所以似乎是精神上胜利的黛玉固然是失望而死，似乎现实上成功的宝钗也只争到了一个活不得死不得的地位。这样，才完成了这一部封建时代妇女生活写实的大悲剧。

在作者曹雪芹笔下所刻画的女性，几乎每一个都很成功，而用力最大的要算是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他以十分郑重的态度写宝钗，以十分艰苦的心理写黛玉，以十分生动的情调写凤姐。对于宝钗和黛玉觉得还写得不够，便再加上宝玉身边两个重要的丫鬟：以极细腻的笔法写袭人，以极明朗的调子写晴雯。

从前的红学家常提出所谓“影身”问题。这或者不免有牵强之处；但若说他眼中所看到的女性有些个和宝钗一个类型，有些个和黛玉一个类型，是可以的。譬如晴雯，龄官，芳官，五儿等，确有某些地方与黛玉相近；而袭人为人的作风类似宝钗。作者要使读者从袭人更认识宝钗，从晴雯更理解黛玉；同时对袭人与晴雯本身的个性之独立，故事之完整，仍毫无妨害；这不能不佩服作者手法之高明。试问红楼梦的读者哪一个心上不活生生地存在着一个“贤袭人”和一个“勇晴雯”呢？

多少的老爷少爷们在艳羨着袭人那样一个侍妾，同时多少妇女们为抱屈而死的晴雯义忿不平！袭人与晴雯是随着宝钗黛玉同垂不朽了。

(二)

宝玉的侄辈贾芸初次走进宝玉房内，看见一个大丫鬟给他倒茶，“细挑身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子背心，白绫细摺儿裙子”，这便也是我们眼中的袭人了。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作者在第三回介绍她说——

……原来这袭人也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袭人心地纯良，遂与宝玉。宝玉因知她本姓花，又曾见前人诗句有“花气袭人知昼暖”之句，遂回明贾母，即更名袭人。这袭人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格乖僻，每每规劝宝玉不听，心中着实忧郁……

使人不免感觉到有些刺戟性的就是这位姑娘的尊名；我们也和贾政感觉一样，宝玉为她起这一个名字真是太“刁钻古怪”了。由此“拥林反薛派”的红学家便给她注上“掩旗息

鼓，攻人于不意者曰袭”。另有人说袭人是“龙衣人”，宝玉是指清帝的玉玺，袭人象征着包玉玺的那块印包袱，所以她终于嫁给象征玉玺匣子的蒋玉函。这种解释，确能看到作者所常采用的象征作风，在这里对这一类的问题姑勿推论。不过宝玉在红尘生活中朝夜不离关系最密的既不是贾母王夫人，也不是黛玉与宝钗而是袭人；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也许是作者有意暗示出这位“温柔和顺”“似桂如兰”的姑娘具有攻人的战略和包围宝玉的特质吧？然而我以为袭人的第一个特质仍应当是对宝玉忠实这一点，不容抹煞；试看宝玉的吃饭喝茶穿衣盖被哪一件不是靠她细心服侍？宝玉出外回来稍晚一点，她不是倚门而望，便是到处寻找；宝玉的面色神气略有变异，她就先觉察得到；宝玉那块“命根”的通灵宝玉以及宝玉所有所用的任何东西她都非常细心地保护着经管着，她无时无刻不为她的主人耽着心，生怕他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烦恼与灾难。第六回上她与宝玉发生了特殊关系以后，她就“待宝玉越发尽责”，不但使得贾母王夫人凤姐相信她，别人都喜欢她，宝玉绝对离不开她，即是旁观地位的读者，也都会感到这位姑娘的确是很可爱的啊！

实际上袭人也是很可怜的。在大观园的争夺战中，她的地位够不上一方面军，她不能妄想着也得到黛玉宝钗的战果。她的哥哥花自芳，虽然家道似乎还过得去，但贾府对丫头们“开恩”使她父母赎身领回的实例并不多，而一般的可能是“配小厮”或“交官媒婆”。若有了错失，轻一点的，如茜雪为了打翻了茶杯而被“撵出去”；情节重的金钊司棋都遭横

死。所以袭人被给与了宝玉，已经是获得最有希望却又是最被妒忌的地位，她最理想的命运便只有能进而完成了宝玉姨奶奶的境界。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首先宝玉本人是多少强有力者共同争夺的目标；其次，贾母，王夫人，凤姐，层层上峰，哪那么容易一关一关地通过？第三，在怡红院中，忠心于宝玉，又长得模样儿出众的也还有别人与自己的机会差不多。至于宝玉本人呢，以能伺候平儿一回为荣幸，见到鸳鸯的粉颈就要口红吃，和金钏儿情形暧昧，要求彩霞也对他好些，等等等等，还不用说。关于这些，在黛玉和宝钗心上，也都不是不成问题；然而其重量比袭人究竟轻得多了。如果袭人竟是小红一流，一看根本没有希望了，便转移目标，向着贾芸而去，也倒死了心。若是竟和晴雯一样的任性任情，不计成败，也可以少伤点脑筋；无奈她生来精细，又是最懂得人情世故的；她只得一千个小心，一万种涵养，事事求其妥帖，人人求其和好；若不如此，关系复杂形势危险的大观园中是住不下去的。

(三)

深心的袭人为了争取成功，她不能不战斗。不过她的战斗的确是从来没有金鼓杀伐之音的。如果她是一个现代的青年政治家，也许会私自订下“把握对象，争取上层，团结友军，排击劲敌”这样四条大政纲，依计而行。不过这一位聪明美丽而

并不识字的丫鬟却也并不弱；她的一切行动都能合乎这种法则。在她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怎样抓住宝玉的心。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一节中作者叙述袭人想到“宝玉性格异常……任情恣性，最不喜正务，每欲谏劝，恐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规箴”，于是故意对宝玉说她家里要明年赎她回去，入情人理地说出许多必然可以获得出去的理由，说得宝玉信以为真，泪流满面；这才又委委婉婉地提出“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去”的道理——

……袭人笑道：“……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搁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三两件，就是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我正为劝你这些，更说得很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做出个喜愿读书的样子来……而且面前背后，说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蠹’……”宝玉笑道：“再不说了……”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调弄脂粉！还更有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宝玉道：“改！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袭人姑娘果然是善于擒纵的。她对宝玉总想“动之以感情，责之以大义”，“降服其心”。二十一回“俊袭人娇嗔箴宝玉”记载史湘云到贾府来了，和黛玉同住，宝玉便被她们吸引得尽往那屋里跑；袭人去找，只见史湘云替他梳辫发，不免“又动了真气”。回来以后，便对宝玉说：“你从今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伏侍你，再不必支使我，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于是两个人呕了一天一夜的气，直到第二天早晨宝玉才又来迁就她，袭人便索性不睬他。果然宝玉被激得表示决心了，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道：“我再不听你话，就同这玉簪一样。”一场小小的神经战，这样才告一结束。

然而宝玉的心是不是真容易降伏的呢？宝钗湘云劝他学习应酬庶务，他曾很不客气地给她们钉子碰。而且宝玉意识中具有极强烈的危险思想；有一次和袭人呕了气，他竟模仿了庄子的笔调写出这样可怕的话来——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

其罗而遂其穴，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宝玉既经可以悟到自己是处在钗玉花麝的罗穴之中，便有忽然突围而走的可能；专用大道理去压制他，反倒很危险。所以袭人遇到许多特殊场合，只得使用柔顺的苦情来对待。李嬷嬷两次骂她，她忍受；宝玉把她的汗巾送了唱戏的蒋玉函，她不多加责怪；宝玉和黛玉呕气砸玉，她只陪着哭；晴雯发脾气，大撕其扇子，一句不问。有一次宝玉为了痴看龄官画蔷淋了一身雨，跑回怡红院，竟把袭人当作小丫头踢一脚；踢伤了，吐血，使袭人把自己平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流下泪来”；可是她不但埋怨宝玉，反力劝他不可声张，以免惊动别人。像这样委曲求全的感化主义真可算是难能可贵到了极点罢？为了什么？只为了把握住宝玉的心！

(四)

袭人深深知道专把握着宝玉一个人仍不能获到全胜，她还须要努力争取上层。我们只看贾母和凤姐乃至薛姨妈总是称赞袭人好，就可以想见她平素是如何博得她们的信赖与欢心。有一次王夫人和凤姐谈到丫头们的月例银子的问题——

……王夫人想了半日，向凤姐道：“……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

人去。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份都从我的份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凤姐一一的答应了，笑推薛姨妈道：“姑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薛姨妈道：“早就该这么着！那孩子模样儿自然不用说；只是她那行事见人大方，说话儿的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倒实在难得的。”王夫人含泪说道：“你们那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还强十倍呢。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够得她长长远远的伏侍一辈子，也就罢了。”

原来袭人姑娘的真“好处”，只有王夫人才特别知道，而且竟感激到含着眼泪呢！

从此开始，袭人便被规定了身份。后来袭人母亲死了，必须回家守丧，临行时凤姐派人派车照护，竟完全是对姨奶奶的架势了。但袭人为什么能使王夫人感动得含泪呢？宝玉由于金钏投井和私交蒋玉函的问题挨了父亲一顿苦打之后，王夫人把袭人叫来问话——

……袭人道：“……论理我们二爷也得老爷教训教训；若老爷再不管，不知将来做出什么事来呢？……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是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了怪不成？”袭人连忙回道：

“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统。……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是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都是平常小事；但二爷后来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我为这事，日夜悬心，又不好说与人，惟有灯知道罢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正触了金钏儿之事，心下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忙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得这样周全……你今既说了这样的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宝玉究竟曾和谁“作了怪”，只有袭人自己最能知道罢？但林薛二人就此被检举出来了。而后来徒担了个“虚名儿”的晴雯以及芳官等之被撵出去，都不能不说是受了她这回的影响。看了她这番说话，真是所谓“其虑患也深，其操心也危”；仔细想来，真不免叫人感到阴森可怕；“贤惠”“柔顺”的人就是这样断送别人的！从她这一回的袭击，便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袭人独对孤灯的心事之中还有一宗，便是钗黛之争究竟胜利属谁的问题。黛玉的“小性儿”是太难对付了；从各方面观察起来，宝钗既洽與情，又容易合作，所以她只有拥薛。此